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國際因素對「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之影響：從俄羅斯的觀點分析

The Influences of International Factors on the Chin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alysis from Russian Viewpoints

doi:10.30390/ISC.199708_36(8).0003

問題與研究, 36(8), 1997

Issues & Studies, 36(8), 1997

作者/Author：王承宗(Cheng-Chung Wang)

頁數/Page：29-4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8_36\(8\).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8_36(8).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際因素對「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之影響：從俄羅斯的觀點分析

王承宗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所副研究員)

摘要

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從一九九二年的友好、善鄰，發展為九六年的戰略夥伴關係。雙方在各種領域的合作逐漸擴展，特別在軍事與國際政治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這並不意味著雙方合作無間，俄國始終對中共抱持懷疑和不安的心態。莫斯科之所以與中共迅速發展關係，一方面基於經濟利益，俄羅斯在雙邊貿易擁有可觀的順差；二方面考慮到本身國力衰退，維護遠東邊境安寧便需從改善雙邊關係著手；三方面利用與中共的合作在國際間相互聲援，提高俄國的聲望和打壓美國的氣燄。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雖繼承蘇聯對外的義務與權利，但是顯然並未得到西方的尊重和預期的國際援助，包括期望的美國的慷慨援助。相反地，北約向東擴張使其感受安全威脅，又不願意退居為美國的小兄弟或二等夥伴；祇好另起爐灶與中共合作，倡導世界多極化構想，抵制美國獨霸全球的領導地位。

關鍵詞：戰略夥伴、北約東進、對外政策、美俄關係、多極化、邊境信任、國際關係、債務、投資、聯盟、聯合聲明、政策趨向

* * *

壹、前言

今(一九九七)年四月下旬，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 N. Yeltsin)簽署「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雙方聲明：將本著夥伴關係的精神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任何國家都不應謀求霸權，推行強權政治，壟斷國際事務……。同時，中共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簽署邊界裁軍協定，相互同意裁減部署在邊界地區的軍隊。①中共與俄羅斯關係進展迅速，並且表明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合作意願，雙方具有

註①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版一；明報，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版A十五。

相同的國際政治觀點；實際係以反對美國獨霸世界為主目標。促成雙方密切靠攏，固然有其內在的相互牽連和利害關係；但是外在國際因素的影響更扮演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特別是對俄羅斯而言，其與西方世界的交往由熱變冷，從盼望轉為失望；不能不重新考慮與西方或東方國家的關係。本文首先擬簡要敘述近數年俄羅斯與中共關係發展概況；其次從俄羅斯的立場和角度，探討俄對外政策變化原因及相關問題。

貳、「中」俄關係發展歷程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蘇聯解體，由俄羅斯繼承其在國際上一切權利與義務，包括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務理事席位。世界各國亦紛紛承認俄羅斯為獨立國家及其繼承地位，中共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派遣代表團赴莫斯科，與俄方簽署《會談紀要》，正式建立關係。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俄外長柯茲累夫（A. B. Kozyrev）訪問北京；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外長錢其琛訪問莫斯科，與俄方草簽文件並議妥俄總統訪問行程。^②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日，葉爾欽親訪中國大陸並簽訂「關於俄中基本相互關係」聯合宣言，奠定雙方關係基本架構。^③彼此互視為友好國家，將發展善鄰、友好與互惠合作關係。宣言中強調「必須尊重任何國家人民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自由，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將不妨礙國家之間關係的正常發展」。雙方不參與旨在對抗對方的任何軍事政治聯盟，不與第三者訂立任何條約或協定，致使另一方的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受損。聲明亦不免涉及一個中國問題，「俄羅斯聯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代表全中國，而臺灣係中國領土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俄羅斯不與臺灣維持正式的國家間的關係和接觸，俄羅斯與臺灣之間的經濟、科學技術、文化與其他的聯繫實現在非正式的基礎上」。雙方確認，俄羅斯與「中國」不在亞太地區及世界其他地區追求霸權，並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與政治勢力。在這次訪問時，雙方共簽署二十四個協定、合同、協議書等，包括一九九三年經貿合作議定書、在中國合作建設核電站及俄提供政府貸款議定書、科技合作協定、文化合作協定、太空研究合作協定。^④明顯地，新俄羅斯與中共在開始發展關係之際（撇開蘇聯時代的恩恩怨怨不談），祇是定位為友好國家的關係；而反霸條款對俄羅斯而言，當時似乎未具實質意義。至少，俄羅斯不願與中共有任何的摩擦或不快，以維持正常關係為前提，並且以發展經貿關係為主軸。雙方仍延續蘇聯時期進行的邊界裁減駐軍、邊界劃界談判和經濟合作。

同時在軍事方面，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共國防部長秦基偉訪問莫斯科，十一月俄羅斯職司武器出口的副總理紹辛（A. Shokhin）訪問北京，這種接觸顯係與軍事採購、

註②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No. 7 (1992), p. 20.

註③ *Ibid*, No. 1-2 (1993), pp. 11-15.

註④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版一。



銷售有關。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俄國防部長格拉契夫（P. Grachev）訪問中共並簽訂軍事合作協定。事實上雙方在九二年的軍火買賣協定值十八億美元，包括二十六架蘇凱二十七型（Su-27）戰鬥機及其他武器。^⑤

一九九四年元月底，俄外長柯茲累夫正式訪問北京；表示俄方建議要將兩國的關係提高至一個新水平，即建立一個長期的、建設性的夥伴關係。^⑥雙方外長簽署關於邊境口岸協定和兩國外交部磋商議定書。同年五月下旬，俄羅斯總理契爾諾米丁（V. Chernomydin）訪問中共；雙方簽署七項協定，包括在邊界合作監督協定、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等。雙方確認在遵守國際義務下，發展軍事技術聯繫的意願。而且在軍事工業合作的談判雙方都相當滿意。雙方亦論及邊界談判和相互削減武力與鞏固邊界軍事信任問題。^⑦六月下旬，中共外長錢其琛訪問俄羅斯，為江澤民訪俄預作安排。同年九月二日至六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應邀正式訪問莫斯科。俄「中」領導簽署聯合宣言和共同聲明，並簽署兩國國界西段部分協定、海關事務合作與互助協定及其他文件。此次聯合宣言敘述：「自九二年高峰會談以後，雙方之間形成了新的建設性的夥伴關係——真正地權利平等的、善鄰、友好與互惠合作關係，基於和平共處原則。……在面向二十一世紀時，堅決將兩國之間的關係提升到質地新水平，最大程度地開啓及利用俄中合作的巨大潛力」。共同聲明則強調雙方互不使用武力對抗對方，特別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聲明採取措施不將戰略核飛彈瞄準對方。^⑧此際可謂雙方關係由兩年前的「友好國家」進展為「建設性的夥伴關係」。

一九九五年六月下旬，中共總理李鵬前往莫斯科，與俄方舉行會談並簽訂若干協定，發表聯合公報。雙方重點集中在發展貿易經濟與科學技術合作方面；俄方並且確認不改變關於臺灣問題的立場，中方則表示充分理解俄羅斯為維護國家完整所作行爲（意指俄出兵車臣）。公報亦敘述雙方對國際問題交換意見，顯示兩國對世界基本情勢具相同或接近的立場。「雙方贊成對現代迫切問題積極協商與對話，贊成在區域與全球事務鞏固多計畫有建設性的相互協作和相互支持。」^⑨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俄總統葉爾欽訪問北京，與中共的會談取得更大的進展。根據「俄中聯合宣言」，雙方宣布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一、在雙邊關係方面：(一)同意舉行高層領導定期會談，每年不少於一次。保持各種層級、各種管道的經常對話，兩國政府之間設立熱線電話。(二)同意對未解決之邊界問題，繼續談判。儘快完成勘界立標工作。(三)中共支持俄為維護國家統一所採取措施和行動，認為車臣問題是俄羅斯的內部事務。俄羅斯重申，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羅斯不同臺灣建立官方關係和進行官方往來。俄羅斯始終承認西藏是中

註⑤ *Izvestiya*, Nov. 6, 1993, p. 3; Nov. 9, 1993, p. 1.

註⑥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版一。

註⑦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No. 11-12 (1994), pp. 6-12; *Rossiiskaya gazeta*, May 31, 1994, p. 1.

註⑧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No. 17-18 (1994), pp. 16-19.

註⑨ *Rossiiskaya gazeta*, June 29, 1995, pp. 1, 6.

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二、在國際和平與發展方面：(一)雙方認為，當今世界處於深刻與複雜變化過程中。世界朝向多極發展趨勢，如昔存在霸權主義、濫用壓力、強權政治，集團政治有新的表現。(二)雙方同意，在立場相近或一致的領域加強合作；在立場不同的領域則尋求相互理解的途徑。雙方確認，國家不分大小，已開發、開發中，或經濟轉型國家，都是國際社會權利平等的成員。每一個國家的人民有權按照自己具體條件，在無其他國家干涉下，獨立自主選擇社會結構、發展道路與模式。(三)雙方同意在提高聯合國的效率和行動能力方面加強合作。(四)雙方主張在公正、平等、互利和在國際貿易中不採取歧視作法的基礎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三、在亞太地區的安全與合作方面：雙方願致力於發展亞太地區在雙邊與多邊基礎上的對話和合作，雙方願相互促進參與亞太多邊經濟合作，中方支持俄羅斯申請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⑩同時，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⑪根據協定，雙方部署在邊境地區的部隊互不進攻，雙方不進行針對對方的軍事演習，限制軍事演習的規模、範圍和次數，相互通告邊境一百公里縱深地區的軍事活動概況，彼此互邀觀察軍事演習，預防危險軍事活動，加強雙方邊境部隊和邊防部隊之間的友好交流等。

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由九五年九月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再晉級為「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在邊境地區取得相當程度的相互信賴；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取得共識和諒解，以及共同合作、相互聲援的默契。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中共總理李鵬訪問莫斯科，開展雙方高層領導定期會談機制，並繼續推動經濟合作。

一九九七年四月下旬，江澤民訪問莫斯科，雙方簽署針對國際關係的聯合聲明，⑫事實這是對去年晉級的所謂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作較詳細的詮釋。其基本重點：一、隨著冷戰結束和兩極體制消逝，世界多極化趨勢積極發展，不要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不要對抗與衝突。雙方將努力推動多極化的發展與建立國際新秩序。二、任何國家都不應謀求霸權，推行強權政治，壟斷國際事務；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差異不應成為發展正常國家關係的障礙。三、主張建立新的安全觀，反對集團政治，雙方對擴大和加強軍事集團的企圖表示關切。四、雙方認為應加強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作用。五、強調發展中國家與不結盟運動是促進世界多極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力量；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意識增強，應可助於推動建立新秩序，在未來的國際新秩序中占有其應有的地位，不受歧視地參與國際事務。六、「中」俄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順應冷戰後世界形勢和國際關係發展潮流，符合雙方利益有助於亞太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同時，前述五國領袖亦在莫斯科簽署邊境裁

註⑩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No. 5 (1996), pp. 16~21.

註⑪ 人民日報，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版一。

註⑫ 人民日報，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版一。



軍協定：中共與對方四國在邊境百公里縱深範圍內，兵力各自裁減至不超過十三萬零四百人，坦克不超過三千八百一十輛，裝甲車不超過四千五百輛。俄羅斯戰略武器不包括在協定內，可能亦不包含邊防軍在內（協定指的是正規的陸軍、空軍）。

大體而言，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發展神速，特別在國際政治領域擁有良好的共識；雙方亦願意互相唱和、互相聲援，抵制其他大國的壓力。雙方以下一世紀為預期時間表，希望國際間形成多極化政治經濟集團，建立新國際秩序，反對美國獨霸世界，以及美國領導的軍事聯盟。

叁、俄羅斯態度的轉變

在蘇聯解體前後，俄羅斯對外活動主要是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特別是對美外交關係。當時俄外交部長科茲累夫說明俄以組成「獨立國家共同體」（獨立國協或稱獨聯體，CIS）為外交首要目標。科氏認為「西方已發達國家——俄羅斯天然的盟邦」，並且可肯定地說「我們不是敵人，亦決不是貧窮的小兄弟，乖乖順服西方國家的指令，其企圖收買俄羅斯的富有與居心不良者。」^①話雖如此，俄羅斯在一九九二年全力與西方各國訂立新的基礎條約。同年二月大衛營宣言，由俄總統葉爾欽和美國總統布希簽署，規範俄美新關係原則，包括：彼此不認為是潛在的對抗者，此後雙方關係是友好與夥伴的。^②六月中旬，俄美雙方又簽署「俄美夥伴與友好憲章（charter）」，信誓旦旦地獻身於民主理念、尊重人權和自由，雙方並將在國際領域共同保護及推進民主價值、人權與自由。^③在此時期，俄羅斯與美國建立了「夥伴與友好關係」。與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亦多半準照此種形式，例如：一、九一年十二月與義大利的基本關係聯合宣言，雙方有意發展密切的友好與合作關係。二、九二年十一月上旬與英國簽署的基本關係條約，定位為新的夥伴與合作關係。科茲累夫在一年外交總結報告中指出，^④俄向西方提出「夥伴關係」戰略，需要雙方的努力。他認為西方須將人道援助和零散的貸款改變為有完整計畫與規模的作業，包括投資於將俄國軍事工業轉型為民用工業。科氏強調對外政策必須加強經濟層面，即意在動員國際對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支持。簡言之，就是透過外交活動吸收外國投資。所謂「夥伴關係」戰略或策略的真正用意主要在經濟方面。對美政策，科茲累夫明白表示俄羅斯有意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使雙方關係得以穩定發展；長遠目標則是同盟關係，以共同符合、寶貴的方向為支柱（意指民主價值及一些相同理念）。當然，他亦強調俄將堅定反對在華府政策裡的帝國主義現象再現，反對美國轉變為「單一超級大國」企圖。總之，當時俄羅斯對外關係明顯地極具親西方色彩，視西方國家為其天然的夥伴、盟友，視美國為

註①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No. 2-3 (1992), pp. 3-5.

註②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No. 4-5 (1992), p. 12.

註③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No. 13-14 (1992), pp. 7-11.

註④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No. 1-2 (1993), pp. 3-5.

(可能的)戰略夥伴與未來的聯盟。相對地，對中共關係祇是基本的「友好」國家關係。

不過，對西方的善意似未讓俄羅斯得到理想的回報。甚至使俄國內部對親西方路線有著激烈爭議，使保守派振振有辭的反對科氏的一面倒政策。舉例而言，一九九一年和九二年，美國同意給與蘇聯與獨立國協的援助約六億五千萬美元，實際祇給了九千萬美元。^①當俄延期自立陶宛撤回原蘇聯駐軍時，美國立即聲明：如果俄羅斯不按協定期限自波羅的海三國撤軍，美國將自動終止給予俄方的任何援助，除了人道援助。^②前俄羅斯駐美大使路金（Vladimir Lukin）即批評西方對俄羅斯存在複雜的情緒，包括：一、不容許獨立國協有過度密切的再結合，或藉國協之名恢復類似的「蘇維埃帝國」和「蘇維埃的威脅」。二、同時亦不容許前蘇聯地區出現崩潰、混亂和危險性的不安。三、在嚴格的基礎上協助建立民主體制。四、消除核子混亂，預防核武器擴散。五、力求以最少的財政支出和政治成本，達到上述目標。^③

簡言之，俄羅斯內部有些人士和派系不相信西方的誠意。事實是，連續數年與西方和美國的交往，俄國學術界提出自認為具信服度的佐證。亦可說明為何俄羅斯會在一九九四年提升與中共的關係為夥伴關係，在一九九五年底更換外交部長後將「中」俄關係進展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一、西方的援助和貸款經常是口惠實不致、緩不濟急、或附帶條件，致使援助無法履行。

(一)從一九九零年到九四年底，美國給與獨立國協國家的官方援助總額累計五十三億七千零九十六萬美元，實際開銷總額是三十四億八千九百六十七萬美元（應援總額的六五%）。俄羅斯從中得到的援助額是十六億六千一百萬美元，占已付款額的四七點六%；但是按平均人口比例來算，占國協成員國的第八位，平均每人祇有十一·二一美元。亞美尼亞最多，平均每人九六·八美元。而且其中部分款項是直接付給美國自己的公司、機構，執行美國政府援助計畫者（例如人員培訓、科技交換）。^④

(二)截至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俄羅斯累計外債一千二百七十四億美元，其中屬於前蘇聯的債務一千零二十三億，屬於九二年以後俄羅斯的債務二百五十一億。九六年一年，俄國償還外債本金二十七億三千萬美元（蘇聯債務部分十一·五億，俄國債務部分十五·八億），償還利息五十四億四千萬美元（蘇聯部分四十五·二億，俄國部分九·二億）；合計償還八十一億七千萬美元。俄羅斯二百多億外債中，一百五十八億係國際金融組織貸款，九十億係外國政府貸款，三億為外國商業銀行貸款。但是前蘇聯的外債：外國政府貸款占六百二十二億，外國商業銀行占四百零一億。^⑤俄羅斯向

註① *Nezavisimaya gazeta*, March 26, 1993, p. 1.

註② *Izvestiya*, August 26, 1993, p. 3.

註③ *Segodnya*, September 3, 1993, p. 10.

註④ I. L. Lebedev, "Ob Amerikanskoj Pravitel'stvennoj Pomoshchi Stranam SNG," *SShA (USA)*, No. 10 (1996), pp. 51~58.

註⑤ I. Khakamada, "Gosudarstvennyy dolg: struktura i upravlenie," *Voprosy Ekonomiki*, No. 4 (1997), pp. 67~79.

外舉債，實際形成爲以債養債的窘態。而且主要來自國際組織借款。

二、俄羅斯期盼西方大量的投資，至今仍屬微少。

根據俄經濟部長亞辛（E. Yasin）估計，在本世紀末之前，即九零年代十年間，俄羅斯經濟主要部門初步現代化需一千五百億美元投資（石油工業五百億，加工工業五百～六百億，冶金工業二百億，國防工業二百～三百億）。續期十五年需要八千億至九千億美元投資，其中需要吸引外資三千億至四千億美元。^②如果俄羅斯經濟技術水準將可與西方相接近，估計未來十五年需要一萬五千億至二萬五千億美元投資。^③但是一九八九～一九九〇年外來投資祇有十二億美元，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十五億，一九九三年十四億，一九九四年十億六千萬，一九九五年二十八億，一九九六年估計約四十億。雖然情況漸漸改善，仍遠不足以和中共比擬，其累計外資直接投資近一千億美元（一九九五年）。美國固然是俄羅斯首位外資投資國家，德國居次，不過偏重於能源、礦產的開採探勘，以及食品工業和商業、服務業的投資。俄羅斯保守派經常批評這是種殖民地式經濟剝削，使俄國淪爲初級產品輸出國家，無助於提升俄國經濟科技水準。同時，按官方估計，俄羅斯非法資金外流每年約一百億～一百二十億美元左右；按照俄國國內和國外專家估計，認爲可能高達每年四百億～四百五十億美元。^④資金的一進一出，更顯得外資的稀少與重要性薄弱。

此外，國際市場競爭激烈，俄羅斯常處於劣勢。在一般商品貿易方面，俄國傳統的機器製造品以「傻大粗笨黑」爲其特色，業已無法與西方國家相競爭。但是較具高科技產品易遭到西方國家的非關稅障礙及政策性阻礙，當俄與伊朗簽訂價值十億美元的核電設備合同時，即遭美國強力施壓。在武器外銷方面亦是難免，一九九二年俄軍售頓然減至十三億美元，從一向的軍火市場最大賣家掉落到第四名。當俄積極再介入市場時，更飽受美方的關注。一九九五年俄與賽普路斯簽訂銷售防空飛彈系統後，各方的壓力接踵而至；美國爲阻止這項交易，甚至願意以更優惠價格賣給賽方，而不顧及土耳其的立場。^⑤

三、北約東進擴張，俄自覺安全堪慮。

按理說，當東歐共黨國家崩潰與相繼民主化之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似已無存在必要。但是九一年十一月月上旬，北約理事會通過新戰略觀念，實際仍維持其維護和平與安全的作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北約會員國與東歐國家、蘇聯組成北

註② V. B. Spandar'yan, "Amerikanskii investitsii v ekonomiku Rossii," SShA (USA), No. 2 (1997), pp. 51~55.

註③ S. Iovchuk & I. Kvashnina, "Inostrannye Kapitalovlozheniya v Rossii: sostoyanie i perspektivy," Voprosy Ekonomiki, No. 12 (1996), pp. 112~120.

註④ V. B. Spandar'yan, *op. cit.*, p. 53.

註⑤ A. Kotelkin, "Rossiya i mirovoy rynek oruzhiya," Mezhdunarodnaya Zhizn', No. 8 (1996), pp. 25~31.

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為北約與中、東歐國家之間建立夥伴合作關係；不過尚未提出東進計畫。九三年春，北約與俄羅斯協議舉行聯合演習。九三年十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四國領袖在布拉格會晤時，對於北約吸收新會員國和東歐國家加入北約的意願提出明確態度；即問題不在於北約是否應該吸收新會員國，而是在於什麼時候與以什麼方式。◎北約向東擴張的理念可能在於：(一)填補原東歐華沙條約集團解散後的軍事真空，(二)將東歐國家納入北約安全範圍，使西歐、東歐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歐洲；(三)東歐國家並不以作為俄羅斯與西歐之間的軍事緩衝空間為安全保障，反而希望成為北約完全會員國作為保障。但是對俄羅斯而言，北約東進對其安全有著無比的威脅；因此自始即強烈表示反對態度。

一九九五年五月，美國總統柯林頓出席莫斯科紀念二次大戰終結五十周年盛會時，葉爾欽試圖說服柯林頓勿將北約向東攬進新會員國。不過美國的立場十分明確，美方祇願意與俄討論何時及如何發生（東歐國家加入北約的事實），並討論整體的歐洲安全安排。◎從而迫使俄羅斯必須面對必然要發生的事實。當北約與東歐各國開始「和平夥伴」為名的各種軍事合作、共同演習等計畫時，俄羅斯亦於九四年六月與北約簽署該項名義的合作計畫。九五年五月底，俄決定與北約的夥伴計畫採行特別條件，而北約外長會議亦同意相同合作範圍；但具體內容則不十分清楚。九六年雙方開始討論相互關係與認識問題，三月間，俄與北約簽署俄軍參加北約在波士尼亞的和平部隊的契約，以及相互理解備忘錄；四月，雙方討論進一步的相互關係問題，亦即北約與俄羅斯未來關係定位問題。事實上，北約希望在取得與莫斯科的共識或瞭解後，再進行東擴計畫。一九九七年元月，俄外長普利馬柯夫（E. Primakov）與北約秘書長沙蘭舉行有關簽訂雙邊關係條約的第一回合談判。五月十三～十四日的第六回合談判終於定案。五月二十七日俄羅斯總統與北約十六國領袖在巴黎簽署「俄羅斯與北約關於進一步相互關係、合作與安全之基本原則」文件。◎基本原則規範雙方互不為敵，並且設立各級等的常設委員會專責處理俄與北約的關係和問題，北約並表示無意在東歐部署核武器。

這項基本文件事實是為屆臨的馬德里北約高峰會鋪路，亦即為東歐首批四國成為會員排除來自俄國干預。俄羅斯被迫在不到半年內同意該項文件，表面上俄與北約是對等的夥伴關係，在國際禮儀上亦出盡風頭；北約國家承認歐洲安全若無俄國參與，或未符合俄國安全利益，將不可能有效的維持歐洲的和平安全。實際上，北約仍舊按計畫向東歐擴張，將來與俄羅斯之間的緩衝區可能祇有烏克蘭、白俄羅斯，甚至可能成為北約集團直接與俄比鄰的窘態。而且文件本身不具任何約束力，北約並未承諾不在東歐部署核子武器；雙邊常設委員會主要是通報信息，無權否定對方的計畫或行為

註◎ Yu. N. Rakhmaninov, "Nekotorye soobrazheniya o rasshrenii NATO," *SShA (USA)*, No. 2 (1997), pp. 56~60.

註◎ *Time (weekly)*, May 22, 1995, p. 26.

註◎ *Nezavisimaya gazeta*, May 28, 1997, pp. 1~2.

。俄羅斯一開始即無法阻止北約東進計畫，亦無法使北約組織自行轉變為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下的軍事單位，反而必須接受擴張事實。

四、美俄之間無法充分互信，俄對美獨霸行為難以釋懷。

儘管一九九二年二月大衛營宣言宣示，彼此互不視為潛在的敵人；美俄夥伴與友好憲章宣示以相互信任與尊重作為相互關係基礎，發展夥伴關係與友好。但是俄羅斯發現：(一)美國戰略僅視俄國為某些未精確計算的核子彈頭和飛彈的儲藏庫。(二)華盛頓以各種藉口，中止和莫斯科商討重要的國際政治問題。(三)俄羅斯意識到，由於持續的內政與經濟危機，在車臣戰爭完全暴露本身軍事的衰弱；美國夥伴認為，她在國際事務上不能扮演大國的角色。^②

俄學者烏特金 (A. I. Utkin) 認為俄美關係在九零年代中期陷入停頓，緣於美國對俄一些表現感到失望：(一)俄羅斯迄今未能形成真正的市場，具有正統的期貨遊戲規則、健全的競爭方式、股份制、實際的非國有化、開放的國內市場、穩定的立法制度及充分保障美國公司參與俄經濟機會。(二)俄羅斯的民主未達到西方規範，俄國沒有一個政黨是西方模式、沒有形成三權分立的體制、行政權遠大於立法權、左派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國會大選的勝利、車臣戰爭等等。(三)俄羅斯在若干 (一九八八～一九九三) 年間對國際事務不斷向美國說「是」，其後反而經常說「不」；俄國賣武器給美國不喜歡的國家，在南斯拉夫危機時，俄國的立場與美國相違背；俄國的統一派經常威脅「近鄰國家」(前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主權。^③

最基本的問題可能在於：美國實質地仍視俄羅斯具潛在威脅，因此不願給予積極的援助並處處設防；雙方的國家利益不是相互符合或協調的，甚至可能是衝突的。(一)蘇聯解體時，俄國親美派一廂情願地相信美國會採用「馬歇爾模式」，有規畫、大量的援助俄羅斯；俄羅斯亦自願扮演美國的小兄弟和跟班，在國際事務方面附和美方。但是美國顯然從未有此打算。(二)俄羅斯輿論指責美國對俄採取雙重人權標準，強勢要求俄自愛沙尼亞撤軍，而不顧及愛方違反人權問題 (指愛沙尼亞歧視對待俄裔居民)；相反地，美國卻對海地出兵，以其違反人權為口實。^④(三)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在接待東歐與波羅的海國家大使時，表示將防範俄羅斯「新帝國主義」；而且美國中情局的報告顯示，美國積極在俄境進行各種情報工作；美國外交人員積極在俄國南部邊境活動，而中亞與高加索地區是俄羅斯傳統的勢力範圍。^⑤

在國家安全與利益方面：(一)俄羅斯顯然將前蘇聯地區視為對俄利益和安全重要區域，亦即在地緣政治上第一優先領域。俄希望美國及西方國家尊重或同意該區為俄羅

註② M. Goodman & V. L. Israelyan, "Na puti k partnerstvu," *SShA (USA)*, No. 11 (1996), pp. 54~61.

註③ A. I. Utkin, "Pauza v Rossiysko-Amerikanskikh otnosheniyakhchto dal'she?" *SShA (USA)*, No. 11 (1996), pp. 28~39.

註④ *Nezavisimaya gazeta*, July 16, 1996, p. 1.

註⑤ *Nezavisimaya gazeta*, Feb. 5, 1994, pp. 1, 3; March 10, 1994, pp. 1, 3; April 6, 1994, p. 1.

斯「勢力範圍」，因為這是俄國直接接壤的地區，亦是沙俄時代的領土。不過美國卻採取雙重標準，一方面希望獨立國協地區保持穩定，另一方面又不肯公開承認俄國在該區的「特殊角色」；而這是需要俄羅斯出面負責維持該區穩定與安全的。美國既擔心俄國組合的獨立國協會導致某種帝國主義傾向，亦不願承認獨協為與其他國際組織相同的地位。美國復將波羅的海三國當作標準的歐洲國家，又不願協助俄國向三國施壓，促其改善俄裔居民人權狀況。(二)按照俄國的理解，美國有意扶助烏克蘭作為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緩衝地區。烏克蘭應該成為「對抗俄羅斯帝國主義復甦的最佳保障」，而這與烏克蘭民族主義份子極力「返回歐洲」和建立為歐洲國家的政治意識不謀而合。^③矛盾在於，此種意圖無疑將俄羅斯排除在歐洲之外，有孤立俄國之嫌。而且未考慮到俄羅斯一心想成為或被歐洲國家認同為「歐洲之家」一份子的願望。另一方面，俄羅斯民衆傳統上視烏克蘭為其遠親或表兄弟關係，兩者具共同的宗教、文化和種族因素。因此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企圖，使基輔有如芒刺在背。(三)俄羅斯南疆與伊朗、阿富汗接近，其南部地區（高加索區）少數民族多為回教徒。俄國勢必與回教地區的國家保持友好關係，防範境內回教民族的分離主義與激進的基本教義興起。這與美國處處與伊朗敵對的立場不相同，俄羅斯的中東政策自然不可能和美國全然相同。^④

肆、俄羅斯政策趨向

再從地緣政治觀察，俄羅斯科學院美加研究所所長羅果夫（S. M. Rogov）認為（由於俄國內部經濟、軍事頹勢）：在可見的將來，俄羅斯將不會擁有全球性的重要利益。俄羅斯重要利益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地區，在這些新國家有二千五百萬～三千萬俄語居民。俄國自認有照顧這些境外居民的義務；二是歐亞地區，即東歐、中歐、中東、近東、遠東地區。當世界多極化（例如形成美國、歐洲、俄國、中共、日本、印度、東南亞勢力中心）發展時，這一地帶的勢力中心必然會向獨立國協地區擴展其影響力；三是西歐和美國，但不表示距離較遠就不重要。^⑤短期內，俄羅斯不會受到其他勢力中心直接的軍事政治威脅或對抗。但中期時，與一個或若干勢力中心發生對立的可能性難以排除，其可能危及俄國國家利益。長期時（十五～二十年後），更可能出現較嚴重的威脅。因此應建立區域或全球性的安全體制。

由於俄羅斯國力急遽衰退，不但無法與蘇聯時代作美蘇兩霸對抗，甚至目前亦無法與其他大國相比較；除了她擁有的核子武器外。一九九五年俄羅斯的國內總生產（GDP）是六千二百六十億美元，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美國為六萬九千二百億美元）；俄軍費支出四百億美元，美國為二千七百五十億美元。平均個人生產值（per

註③ S. M. Samuylov, "O nekotorykh Amerikanskikh stereotipakh v otnoshenii Ukrainy," SShA (USA), No. 3 (1997), pp. 84~96.

註④ S. M. Rogov, "Rossiy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 itogi i perspektivy," SShA (USA), No. 11 (1996), pp. 6~27.

註⑤ 同註④。

capita GDP) 俄羅斯祇有四千二百二十一美元，美國是二萬六千二百美元。^⑧同時，俄國總產值 (GDP) 亦祇有日本、中共的二〇~二五%，歐洲主要大國的四〇~五〇%。而且根據聯合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的預測，到二〇二〇年世界十大經濟國家 (中共、美國、日本、印度等) 根本沒有俄羅斯的份。^⑨因此在俄羅斯復甦之前，難以與其他大國相對抗，必須採取低姿態的對外政策，儘量避免發生嚴重衝突。一九九六年元月新外交部長普利馬柯夫上任標誌著俄國政策的轉變。在首次記者會時，普利馬柯夫表示俄外交部將積極於保護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對外連繫將多樣化經營，俄羅斯作為大國應該是全方位的對外政策。^⑩而對外政策的優先任務是：一、為鞏固國家領土完整建立良好的對外環境；二、在前蘇聯領域鞏固向心力，首先是經濟的再一體化 (統合經濟)；三、在區域水平上穩定國際情勢；四、發展有益的國家關係，阻止新緊張源頭的冒出和殲滅性武器的散播。

在普利馬柯夫及其他俄國學政界人士的看法，世界多極化無疑是應發展方向。並且以形成多極化代替往昔的勢力平衡，多極化應以和平秩序為基礎，以權利平等的夥伴關係進行之。^⑪多極化政策的本質在對抗美國的一極化政治表現，拒絕華盛頓獨霸或主宰世界政治的角色；亦因為美國不願與俄羅斯建立「戰略聯盟」，即不承認俄羅斯為具全球戰略意義角色。正如俄羅斯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的顧問卡吐諾夫 (S. V. Kortunov) 所言：「顯然我們與美國達成戰略聯盟的企圖結果失敗了。不能期待華盛頓會背著北約盟友與莫斯科訂立特殊關係的協定。……最近三年經驗顯示，討好華盛頓，乞求、諂媚，將使我們註定成為第二等級的角色，而大夥伴總是很少考慮小夥伴的利益。」^⑫既然無法與美國平起平坐，不如鼓吹群雄並立的多極化主張，打壓華盛頓的氣焰。

當然，美國不把俄羅斯放在眼裡，「而且擴張北約與全面限制俄國對外政治努力，不單是因陰險地不願維護俄羅斯的大國地位，而且是因俄國自身的削弱及同時強大中國的出現，決定了重組歐亞領域的必要」。^⑬在俄羅斯的認知裡，認為及瞭解：一、美國仍將繼續扮演「歐洲大國」的角色，參與歐洲事務；雖然有些國家希望歐洲為歐洲國家共有。二、德國正忙於整頓東德，波昂意圖透過各種歐洲組織建立歐洲統一體制。儘管她亦是一個有力的勢力中心，但不會與俄羅斯發展聯盟關係。三、

註^⑧ *Ibid*, quote from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93~1994*, Wash., 1995, pp. 80, 82, 87; *Rossiya v tsifrah 1996*, Moscow, 1996, p. 376.

註^⑨ V. Lukov, "Problemy mezhdunarodnoy bezopasnost' Rossii," *Mezhdunarodnaya Zhizn'*, No. 11~12 (1996), pp. 13~21.

註^⑩ *Diplomaticheskii vestnik*, No. 2 (1996), pp. 3~6.

註^⑪ E. Primakov,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 nakanune xxi veka: problemy, perspektivy," *Mezhdunarodnaya Zhizn'*, No. 10 (1996), pp. 3~13.

註^⑫ S. Kortunov, "Rossiya ishchet soyuznikov," *Mezhdunarodnaya Zhizn'*, No. 5 (1996), pp. 17~30.

註^⑬ B. A. Kremenyuk & A. D. Bogaturov, "Rossiy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 mezhdunarodnyye konfrontatsionnyye i partnerstvennyye," *SShA (USA)*, No. 7 (1996), pp. 3~12.

俄羅斯祇有可能與哈薩克、烏克蘭及其他前蘇聯共和國發展較密切或同盟關係。與中共、德國或其他勢力中心建立戰略聯盟關係，根據歷史經驗，是無法長久穩定的。最理想作法是在各勢力中心之間維持彈性平衡、相互遏制，俄羅斯始有可能獲得較大對外政策表現空間。**四**、如果形成俄—中共—印度三角關係，共同應付回教激進份子；亦可對應美國和西歐勢力。**五**、與日本的關係，俄希望日本同意將北方領土爭執留待下一代解決，而全力與俄合作開發俄屬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

對中共的認知，俄羅斯人士認為：一、中共在未來數年內不會與俄國對抗，其注意力放在南方，目前她極欲利用俄國軍事科技以完成其軍事現代化。因此對北京軍售需謹慎控制，避免讓美國產生誤解。二、中共將利用與俄羅斯的良好關係，向美國證明其擁有鞏固的後方。三、冷戰之後，中共成爲美國和西方敵對目標；俄羅斯不應該被西方勸服，建立某種聯盟以遏阻中共；亦不應該建議中共及接受其關於反西方（包括反日本）爲主調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建議。**四**、就長期言，不能不擔心中共會將其壯大的軍事力量轉向北方；亦需擔心大批中國非法移民進入俄屬遠東區，影響該區人口種族結構。**五**、中共可能會成爲俄羅斯最大威脅，以及危及哈薩克、中亞。目前中共需要安定的國際環境，俾能全力增長經濟、軍事實力，使其得以成爲亞太地區的優勢力量，進而成爲全球的主導勢力。一旦美國與中共發生衝突，美國將拉攏民主化的俄羅斯共同對抗中共。

因此，俄羅斯在歐洲希望攏絡德國與法國，藉由歐洲一家構想和傳統上法國對美國的既排斥又合作態度，間接抵制美國的氣焰；在亞洲與中共合作，使俄國得以順利參加亞太經濟與政治活動及相關組織。俄羅斯的戰略觀點既然首要在維護其對前蘇聯地區的利益，她亦必須對東歐形勢變遷作相對讓步和自我調適，承認東歐國家與西歐結合及加入北約的「事實」，從而避免被美國和西歐孤立之。與中共聯結爲戰略夥伴關係：一、透過雙邊合作，打出世界多極化口號，爭取其他勢力中心認同，可以直接或間接打擊美國對國際政治的壟斷。特別是利用聯合國作爲對美鬥爭的舞台，希望使聯合國及其安理會成爲有效的國際領導組織，成爲對國際事務與爭紛、問題的決策機構。而不是由美國越俎代庖或一手包辦，主導國際政治。二、與中共的經濟、科技、軍事合作，不僅可望取得平等互惠的利益；截至目前，俄羅斯在雙邊貿易取得可觀的順差。而且亦期望建立相互依賴的關係，俄國的軍事技術供應將使中共加深對她的依賴程度。三、俄羅斯自信，在短期內（十～十五年）中共不會成爲俄之威脅；相反地，俄國現在必須謹慎因應來自西方與美國的擴張壓力，以及疏緩國內不滿情緒，維持內部的穩定。**四**、當然，與中共的關係進展神速，亦涉及到擴大軍售和軍事科技合作，可使俄羅斯減輕本身軍事工業面臨停工破產危機；並可將其軍事科技「寄生」在中國大陸，藉由俄方派遣的科技專家。

最後，俄羅斯作爲「民主」國家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在過渡與轉形期間，不僅可得到歐洲國家的認同並參加歐洲各種的國際組織，甚至在各種組合獲取領導地位（副主席或副議長名義）。而且因與中共密切結合之助，使西方國家和美國更加隴絡之。無論如何，西方並不願意見到俄羅斯重回帝國主義舊途；從而使俄國可能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在中共與美國之間，在東方與西方之間。

伍、結 論

不可否認地，中共與俄羅斯關係發展迅速，無論經貿、政治、外交或軍事合作；但是這是雙方基於現實利益所作選擇。俄羅斯在無法自美國和西方國家獲取預期利益時，轉向與中共加強合作；並藉此要脅西方讓步和安撫。最近俄羅斯總統出席八大工業國家領袖會議，不再是以七加一名義參加，表示俄羅斯的地位可與西方七大國平等相對。俄國與美國具有平行的軍事戰略利益，主要是核武方面，經濟方面彼此的依賴性甚少。雖然經貿、投資關係逐漸緩慢增加。相對地，俄羅斯與中共的經貿利益現階段對莫斯科相當重要，儘管長遠之後雙方可能化友為敵。基本上，俄羅斯對中共抱持著防範意識，擔心有朝一日，中共揮軍北渡黑龍江。對中共而言，與美國的經貿關係持續擴大，相互依賴性加重；但在政治外交方面又處於對立狀態，特別是所謂的「臺灣問題」。因此，北京希望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後方，俄羅斯不再成為中共的威脅或困擾，俾使其全心與美國周旋。與俄羅斯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既不是軍事同盟，亦非完全合作的國際政治聯合；雙方是異中求同，相互聲援。本質上，仍然互存戒心，互不信任。

*

*

*

